



锦囊妙计

傅道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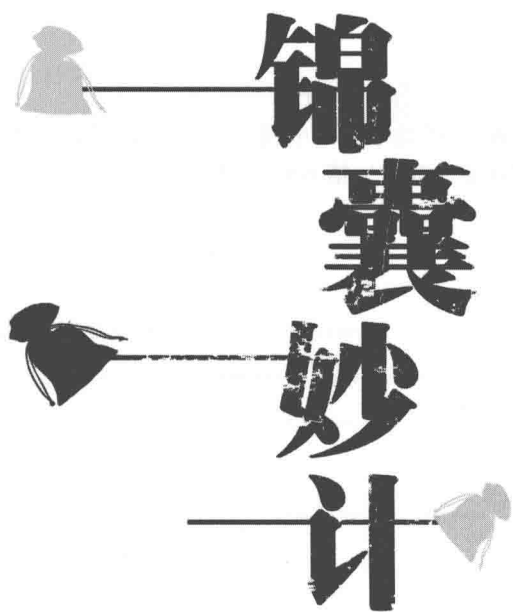


JINNANGMIAOJI

计



新华出版社



锦囊妙计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锦囊妙计/傅道亮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166-3065-5

I. ①锦… II. ①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0203 号

锦囊妙计

作 者: 傅道亮

责任编辑: 贾允河 张东祥

责任校对: 张东祥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新华出版社天猫、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印 刷: 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1.5

字 数: 35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065-5

定 价: 4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 | |
|----------------|-------|
| 楔子····· | (1) |
| 第一章 特殊使命····· | (6) |
| 第二章 初到芸川····· | (12) |
| 第三章 依计而行····· | (33) |
| 第四章 渐行深入····· | (47) |
| 第五章 冬令啤酒····· | (65) |
| 第六章 运筹市场····· | (86) |
| 第七章 回家看看····· | (98) |
| 第八章 一炮打响····· | (117) |
| 第九章 趁热打铁····· | (133) |
| 第十章 新春快乐····· | (154) |
| 第十一章 淡季不淡····· | (170) |
| 第十二章 奋战春节····· | (189) |
| 第十三章 过个好年····· | (206) |
| 第十四章 新的开端····· | (221) |
| 第十五章 明争暗斗····· | (240) |
| 第十六章 春暖花开····· | (262) |
| 第十七章 情感迷局····· | (274) |
| 第十八章 进入旺季····· | (294) |
| 第十九章 福兮祸兮····· | (303) |
| 第二十章 何去何从····· | (318) |
| 尾声····· | (338) |

楔子

1

印尼，雅加达，海啸过后。

夕阳的余辉透过宽大的落地窗，洒在做工细腻的土耳其地毯上。地毯上摆放着一张古色古香的紫檀茶几，亿万富豪张重年正在聚精会神地摆着八卦。

坐在对面的三公子张洪生捧着一本书读着，声音不紧不慢，像是生怕打扰了父亲。

洪生读了一段，把手中的书放下，望着父亲。

大概也就是这三四年的时光，父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洪生心道：我的时代也就要来临了吗？父亲今年已70岁了，他把权杖交给谁已越来越迫在眉睫了。

张氏的资产近百亿，由张重年几经沉浮打拼而来，靠得是他非凡的魄力与智慧。可以说张重年是一个传奇。几十年来，他用钢铁般的意志和超人的智慧，过关斩将，开疆拓土，铸就了一个让全世界华人都为之骄傲、为之惊叹的商业帝国。

可现在，要将这个传奇续写下去，谈何容易！

张重年这几年是越发沉迷于八卦和周易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变化无穷，这门古老的东方哲学，博大精深，仿佛整个宇宙的运行奥妙都蕴涵在里面。

张重年沉浸于东方的古老典籍已有近十年了。东方有一种境界，叫开天目，洪生不知父亲到没到那个境界，可近年来他的决策和判断越来越近乎神机妙算了。也正因如此，张氏在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以后，迅速得以恢复元气，重新成为东南亚的华人领袖。

洪生觉得，他有责任也有能力将这个神话续写下去。

2

张重年摆完一阵，扬起长眉看了一下正襟危坐的小儿子，问：“你刚才读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货币战争。”洪生把书递给父亲看。

“谈谈你的看法。”

洪生从紫檀木的古式雕花座椅上站起来，给父亲倒上一小杯刚泡好的凤凰单丛。他知道，父亲思考重大问题的时候，必须有这个家乡的功夫茶。

洪生清了清嗓子，说：“这本书点破了国外资本早已虎视中国但都心照不宣的这层窗户纸，这已引起了中国大陆官方的高度重视。”

张重年抿了一口茶水，说：“格林斯潘这只老狐狸，胃口大得很，二十年前我们交过手。依我的判断，他赢不了这场战争。当前的中国大陆完全不是当年的日本、泰国之类所能同日而语。1990年在日本，1995年在墨西哥，1997年在泰国，他们都得手了，旗开得胜。你知道他们取胜的关键是什么？”

“不知道。”洪生迫不急待地等着父亲的解释。

“日本之类这些高举民主旗帜的国家，其实，在外来的打击面前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尤其是在货币面前，操控政治的资本家们各打自家的算盘，生怕自己受到损失，所以实际是散沙一盘，敌人最容易得手。而在中国大陆，一党执政，这是他抵御货币进攻的最大优势。格林斯潘们想以对付日本、泰国的方法来对付中国，是战略上的失误。”

“可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已大幅升值，国际热钱大批进入，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泛高，更甚一步是外资的银行业已渗入中国的金融网络，这不正是按美国佬设下的局发展吗？”洪生说。

“美国是已将战幕拉开，可战争的局势他却是难以掌控了。”张重年看见小儿子正凝神等着下文，就继续说道，“战局的发展是将中国的经济泡沫推到顶点，那时格林斯潘们将手中的人民币全部兑换成美元，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外资和中国国内的资金四散奔逃而被重创。而现在美国自身的次贷危机已初见端倪，对后面的战役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北京已竭力与日本、韩国、印度达成经济同盟，将金融风险分流，所以美国打不赢这场战争。”

“那么，中国的将来会如何呢？”洪生问。

3

夕阳的余辉又拉长了一段距离。张重年没有回答儿子的问题，站起身，活动了活动腰身，说：“到我游泳的时间了。”说完就向外走去。

洪生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眉头紧锁，仿佛根本没有觉察到父亲的离去。

张重年喜欢小儿子，就是看重他的勤于思考。自己也是很长时间没有这种畅谈的兴致了，这次倒是个例外。看来，小儿子已把下一步的棋子投向了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自己的根，只有张重年这种久居海外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出“根”的含义。早在1997年，张氏就在大陆合资建立了六家啤酒厂。虽然这项投资并没有拿回一分钱的回报，甚至差点连本钱也赔在里面，这是他这么多年来驰骋商海很少见的。但是，张重年却一点也不后悔，而是尤为看重和关注。他明白，这就是他对“根”的那份牵挂，那份情意，那份拳拳之心。

现在自己的儿子要将发展的目标锁定在中国大陆，张重年很欣慰。现在，东南亚经济正步入可怕的衰退与萧条期，非洲及西亚战乱四起，而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都已步入了飞速发展的轨道。而与傲慢自大的俄国大鼻子和反复无常的印度黑鬼比起来，中国人的中庸与敦厚，无疑更具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这也将替自己了却多年来的夙愿。

但是，想作这种放眼全球的大文章，没有非凡的胆识和深邃敏锐的洞察力，是很难下笔的。

张重年8岁的时候，家乡连年遭受灾害，为了谋生他便跟着父亲飘落到了南洋，从一家烟厂的杂工干起，靠着超人的胆识与坚忍不拔的毅力，像滚雪球一样一步一步将资本做大，一手缔造了今天的商业帝国。

世人都说张重年是红顶商人，是从印尼独立战争中卖军火和药品起家的，他与印尼的前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张重年知道，这就是张氏的资本，这就是张氏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可现在呢？随着政坛的更迭，随着自己的老迈，这些资本将随之而去，张氏将来何去何从，大任就落在了三个儿子身上。

长子张洪波打小聪慧过人，最是可造之材。可惜他胸无大志，整天沉迷

于艺术与女人，令人失望至极。

次子洪涛顽劣无常，倒是对张氏的产业有着极大的兴趣，早就急于从父亲手中接过权杖，况且还生出了不少不择手段的阴谋诡计，这成了自己的一块心病。

三儿子洪生不言不语，自小木纳。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显露出了非凡的胆识与气魄，这让他看到了希望。

洪生是二夫人所生，与上面的两个哥哥隔阂很深，大学一毕业就主动请缨去了非洲。张重年对非洲的几项投资本来不抱什么过大的奢望，只是想让他去历练一下。可没成想，三年下来，却创下了上亿的利润，他这才对这个不言不语的小儿子刮目相看。

4

吃罢晚餐，张重年来到书房。他知道，不一会儿，洪生就会来。

果不其然，很快就传来了敲门声。

洪生穿一身便装，手中拿着一个纸卷来到书桌对面的木椅上坐下，说：“您在等我？”

张重年微笑着点点头。下午的时候都是自己在发表看法，看来这小子该亮出自己的底牌了。

洪生站起身，把手中的纸卷放在桌上摊开，是一幅小型张的精美的中国地图。地图上已用红笔圈出了六个点，在上面像朵朵梅花绽放，十分鲜艳。

张重年拿起放大镜，起了身去仔细地查看：北京、上海、广州、杭州……

洪生说：“中国大陆将是本世纪最具成长潜力的地区。以现在发展速度看，在2030年中国不仅会超过美国，而且生产总值将比美国高出两倍。”

见父亲仍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洪生继续说：“正如您所说，世界金融寡头们掀起的金融侵略之战只会在东方折戟沉沙。可为什么要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实行掠夺与侵略呢？这就是西方人的自大与贪婪在作祟。为什么不能暗渡陈仓缓而图之呢？现在的张氏，在东南亚及非洲的产业已没有多少前途，我们下一步的战略中心将在中国。如果能在这个古老而强大的国家，打造出一个崭新的商业帝国，那么本世纪的张氏仍旧是叱咤风云！”

张重年猛地抬起头，用欣赏，不，是用热切的目光盯着洪生。叱咤风

云！是啊，上个世纪，是他张重年的时代，什么李嘉诚、王永庆、霍英东之流，他都没放在眼里。可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自己的商业帝国被重创以后，这份雄心已不再有了，只剩下了“廉颇老矣”的无奈与慨叹。

看来自己的眼光没有错，小儿子洪生已羽翼丰满，张氏将成为他的时代。他若真能如其所言，重新打造一个商业帝国，而且是在中国，那么自己真是死而无憾了。

张重年拉着儿子的手，急步走出书房，穿过客厅，来到后花园的停机坪上。

一架小型的三人座的直升机停在那儿，这是张重年的交通工具，可能全世界也只有他一人能以飞机代步。

洪生没喊驾驶员老陈，自己坐到驾驶位上。直升机飞上了夜空，俯瞰下面，一片灯火辉煌。这就是张氏。张重年只要不外出，每天都要在空中巡视一遍自己的帝国。就在这一刻，张重年做出了他几年来一直犹豫未决的决定——把张氏交给小儿子洪生。

飞机在雅加达的上空盘旋。张重年问洪生：“进入中国，第一步打算怎么走？”

“进军房地产。当前在中国紧控地产资源的大环境下，在未来十年乃至几十年里，房地产无疑将是最具回报价值的产业。”

“从哪儿入手呢？”

“您不是早已在中国播下了六颗火种嘛，这次我要将它变成燎原大火。”

张重年信任地点着头，他对这个答案颇为满意。

“我的第一把尖刀已经上路了。”洪生目光炯炯地说。

第一章 特殊使命

1

初冬。小雪的节气刚过，雪花没有如期而至，天上却飘起了雨丝，越下越大，给整个大地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若即若离的面纱，让人的心情越发患得患失地缥缈起来……

雨中水亮亮的高速公路上，一辆黑色的奔驰车正在由南向北疾驶，车轮溅起一层薄薄的水雾。

坐在车上的战一杰正默默地注视着车窗外的景色，高速路两边的绿化带，全是挺拔的速生杨，枯黄的树叶还没有完全落尽，仿佛是跳动的音符，迎着风冒着雨在枝头上摇曳、舞动，仿佛在倾诉着留恋与悲怆。

远远的雨雾中的山峦时隐时现，战一杰已能确切感受到了那起起伏伏的浑厚与雄壮。这就是我的故土，战一杰的心底油然升起一股久违的温情，多多少少驱散了笼罩在心头的惆怅。

穿过了一个长长的隧道，车速慢了下来，杨小建没有回头，从中间的后视镜上找到战一杰的脸，问：“老大，这次来芸川的任务是什么？”

战一杰说：“不知道。”

战一杰在一周前接到了小老板洪生的命令，安排好巴基斯坦的冰醋酸项目回到了集团的大本营——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战一杰所在的集团是个跨国集团。大老板张重年是印尼的巨富，著名的华人侨领，麾下的实业涉及到航空、房地产、烟草、医药、酿酒等，而且遍布世界各地。能在这种世界级的财团中干到今天这个位置，战一杰可以说原来想都不敢想。

大老板张重年是一个瘦老头，精神矍铄，眉毛很长，有点像骑牛的老子，战一杰只见过一次。那是六年前战一杰刚从中国啤酒分部调到总部时，

在香港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奠基庆典上。大老板向大家敬酒，还跟战一杰碰了一下杯。战一杰出他碰得很轻，却力道很足，像是太极推手一般，早已生在心中的敬畏，不由又增添了几分。

到后来，他跟着大老板的三公子洪生在非洲创业时，他才真正领略了张氏家族超常的胆略与气魄，同时也见识了他们的无情辣手与凶狠狡猾，心头一直笼罩着一层寒意。

小老板张洪生对战一杰有知遇之恩。

2

六年前，那时战一杰还是印尼张氏中国啤酒分部芸川公司的副总经理，因为业绩突出，便同其他五个兄弟公司的骨干一起被推荐到雅加达的总部参观学习。

从中国大陆一个还不算发达的小城，一下跨入到了世界级财团的中心，那种激动与亢奋自是不言而喻，一行来的其他几个人也是同样的心情。

来到雅加达的头几天，除了两个菲律宾女佣招呼他们六个人的饮食起居，也没什么动静。什么参观学习，好像把他们扔到这儿后就给忘了，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那个中国分部的副总裁于佑南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几个人因为语言不通，也不敢出去乱走，只能猫在酒店里等候命令。

到了第五天，酒店门前来了一辆中型客车，说要拉他们出去旅游。

闷了这几天，几个人心里早有些长毛了，初来乍到时的兴奋，早已化作了迷惑与担忧，不知这次学习与考察到底是吉是凶？

印尼发生过屠杀华人的事件，他们来之前就在心里掂量了多少遍，虽说这几年已经平息了，他们又是印尼首屈一指的巨富张重年的员工，可他们这些人这个大资本家眼里能值几两几钱，那可很难说。上车的时候，战一杰看见，上海公司来的肖春梅腿已经软得差点就上不了车了。

千岛之国的异域风情确实别有韵味，可此刻他们都少有闲情来欣赏这些。他们由着司机拉他们走了几个景点，草草游览了一圈，就齐声要求司机打道回府。相比之下，他们觉得还是酒店最安全。

世上的事说来也怪，你怕什么，什么就来。正午时分，他们的车行驶在车辆稀少的马路上。印尼的人口之多居世界第四，非常稠密。正午的大道竟这么清静，他们觉得蹊跷，继而就是害怕。

路两边是茂盛的热带植物，在风中发出“哗哗”的声响。在一个路口的转弯处，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向司机使劲地挥着手臂。司机一个急刹车，伸出头去用印尼语骂了句什么。可他话音还没落，只见其中一个人“嗖”得一下从腰间掏出了一把匕首，一下就压在了司机的脖子上。

另一个人上了车，咋呼了几句，就去翻他们手中的包。

车上的六个人谁也没动，由着那个印尼土匪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战一杰心里像堵了一团烂棉花。“窝囊”，心里骂着。

那小子看他们几个没有一点反抗的意思，就狞笑着走向了肖春梅。

一只罪恶的手已伸到了肖春梅的裙子下面。这时，坐在后排的战一杰已忍无可忍。他弹起身，一个箭步蹿了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伸手钳住了那个歹徒拿着匕首的右手，狠劲往外一拧，“铛”一声匕首落地。旋即战一杰飞起一脚，正踹在那小子的大胯上，一下把他踹飞到车前面的发动机盖上。

战一杰上大学时在校武术队练过散打，毕业后还去芸川新开的一家跆拳道馆学了一阵子跆拳道，算是有些功夫，关键时候还真派上了用场。

那个歹徒从发动机盖上爬起来，一溜烟钻进路边的丛林里。另一个歹徒早已扭头跑掉。一场风波过去了，肖春梅“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回到酒店，他们六个人谁也没吱声，满心恨透了那个他们一直景仰的老板张重年。

3

1997年，张氏在中国大陆合资了六家啤酒厂。这六个厂都是濒临倒闭的国营厂，正好当时引进外资的风头正健，当地政府一是急于甩包袱，二是因为引进外资在政绩里面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张氏便统统以60%的控股合资的方式，闪电般注入资金，一气拿下了北京、上海、杭州、沈阳、南京、芸川六家啤酒厂。战一杰就一下由国营厂的职工成为了合资企业的员工。

大量资金的注入，外国先进管理模式的引入，使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芸川啤酒厂在六家厂里，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但市场环境最好，两年的时间销量实现了翻番。战一杰作为分管市场销售的副总经理功不可没，便荣幸地被选入了到印尼总部参观学习的行列。

现在看来，荣幸成了不幸。六个中国啤酒界的精英，中午被歹徒袭击的惊惶还未散去，晚上便齐聚在战一杰的房间里商讨对策。

上海的肖春梅一直在那儿抹眼泪，其他几个只是在不住地摇头叹气。战一杰蹙着眉头说：“这几天的事，我觉得有些蹊跷。”正说着，突然传来敲门声。

屋里一下静了下来，人们都紧张地望着战一杰。战一杰虽然年龄最小，可中午在车上沉着、勇敢的表现，已无形中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战一杰站在门口，用手攥住里面的门把手，沉声问道：“谁？”

外面传来一个柔弱的女子的声音：“我是这里的服务员，大陆来的。”

听见有人说汉语，屋里的人都齐刷刷站起来。战一杰把门打开一条缝，只见一个面容憔悴的女孩子慌慌张张地站在门前，颤声说：“能进去吗？”

战一杰把门打开。那女孩子一侧身钻进了屋里，“扑通”一声就给屋里的人跪下了，声泪俱下地说：“求求你们救救我吧。”

肖春梅上去把女孩子扶了起来，让她在床沿上坐下，又起身给她倒了杯水。等她情绪稳定了，肖春梅才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孩子低着头，讲她是三年前跟随父亲来印尼做陶瓷生意的。前两年赚了钱，在这里买下了几百平米的店面，可没成想，去年闹暴乱，她父母都被暴徒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她因为在外地进货才免遭劫难。这一年多她无依无靠，只好在旅馆和饭店打工维持生计，总盼着有一天能回到祖国。这次老天有眼，让她碰上了祖国的亲人，求他们把她带回国。

女孩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战一杰一直在旁边观察着。女孩子的头一直低着，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白白的脖颈。从她脖子和衣领一伸一缩的隐约处，战一杰看见一条金闪闪的项链。

对于印尼的暴乱事件，国内报道并不多，他们几个也就是要来印尼，才大概打听了打听，算是有所耳闻，可没想到竟会这么残酷。大家对这个飘落异乡的同胞动了恻隐之心，肖春梅搂住女孩子的肩膀，像姐妹一样安慰起来。

战一杰走上去，把肖春梅搂在女孩子身上的手拉开，正色对那女孩子说：“我们是来这里参观学习的，帮不上你的忙，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女孩惊惶地抬起头，环视了一下屋里的人，说：“别的办法？我一个弱女子能想出什么办法，难道你们对自己的同胞也见死不救吗？”

屋里的人都吃惊地看着战一杰，他们没想到战一杰会说出这样不近人情的话。战一杰依旧面无表情地说：“我们确实没办法。你请回吧，我们要休息了。”

女孩抹了把眼泪，没说话，低着头出去了，留给大家的的是一个悲伤的背影。

屋里的人们都不吭声。从大家的眼神里，战一杰看到了愤怒与失望，尤其是肖春梅，二话不说，一摔门就回自己房间去了，其他人也都默默无言地散了。

4

第二天，天阴沉沉的，闷热得像蒸笼。一大早，把他们送到这里来的中国分部的副总裁于佑南来了。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黑黑的脸膛，又浓又重的眉毛下面，一双锐利的眼睛刺得人心寒。这就是他们的小老板张洪生。

小老板说这次考察就是度假，可以尽情地玩。

他们面面相觑，这环境这心情，谁还有心思玩？张洪生“哈哈”一笑，一拍手，从他身后闪出了三个人。前面是那个求救的女孩子，后面两个竟是车上抢劫的暴徒。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于佑南揭开了谜底。这次组织中国大陆的优秀管理人才来到总部雅加达，一是表彰他们的突出贡献，让他们放松一下，度假、游玩；二是小老板张洪生要从他们中间选拔一位特别助理。前几天的事是给他们出的考题。当然，张洪生得到了满意的答案，选中了战一杰。

一切烟消云散，除了战一杰，其他五个人都放开心可劲玩了个够。巴厘岛、婆罗浮屠、万隆会议旧址，他们把这个千岛之国尽览无余之后，都心满意足地回国去了。战一杰则留了下来。

六年过去了。这六年来战一杰跟着张洪生转战南北，南非、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他们拿下的项目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凶险。可张洪生凭借他非凡的才智与胆略，打通了一道道关卡，为张氏在世界各地丰满起了自己的羽翼。

战一杰已不是六年前的毛头小伙子了，成为了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这次洪生把他从巴基斯坦调回雅加达，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任命他为中国分

部芸川啤酒公司的总经理。临行前，洪生交给他三个锦囊，让他到了芸川再依次打开。

现代社会通讯、互联网设施这么发达，洪生完全可以随时掌握和指挥战一杰的行动。可洪生不，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这也让战一杰对这次受命充满了神秘的诱惑。

现在坐在车里的战一杰，手里正在掂量着这三个精巧别致的锦囊。当年赵云护送刘备到东吴与孙尚香结亲时，诸葛亮给过赵云三个锦囊。洪生是个三国迷，不敢说能把整部三国倒背如流吧，反正三国的计谋他是烂熟于胸，而且绝不是纸上谈兵的那种，这也许是这些年他纵横亚、非，无往而不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这三个锦囊自是学了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可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车仍在高速路上飞驰。芸川是战一杰的家，六年前他一去不复返，尽管每年过年过节他都打电话，并且汇一大笔钱给在家的父母，可毕竟是六年没回家了。天下的父母都是报喜不报忧，乡下父母的真实情况，他一直在心里担忧着。

一直在商海沉浮搏杀，神经紧绷也不怎么想家，可自打接到要回芸川的命令，却就一天也等不下去了，归心似箭。

“什么时候能到芸川？”战一杰问杨小建。

“这已是川南省的地界了，估计再过一个小时就能到芸川出口。”杨小建说。杨小建在巴基斯坦这两年，一直跟着战一杰，平时都以兄弟相称。这一次战一杰回家，把他也带了回来。一是他有一身功夫，二是他有自己对洪生一样的忠心。

芸川终于到了。战一杰吸了一口气，抓起第一个锦囊，轻轻地打开……

第二章 初到芸川

1

奔驰车驶入芸川市区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多钟。稀稀沥沥的雨已经住了，整个芸川在第一场冬雨的洗礼下，一片清新。

芸川是川南省源山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地处川南省中部，属平原地带，约70万人口，经济实力在整个川南省名列前茅。

芸川在30年前也就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城镇。战一杰记得小时候从他们龙泉公社到芸川城里，步行要走两个多小时。进了城，一不留神就从城这头走到了城那头，还没觉着进城却早已出城了。

那时的芸川城，有一句顺口溜：“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公园一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芸川真正的飞速发展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因东海油田发现有大量的石油储备，要在附近筹建石化公司，选址就选在了芸川。

30万吨川南石化公司的成立，带动了整个源山市的经济发展，当然受益最大的还是芸川。到了90年代中期，芸川县升格成了县级市。那时候，战一杰刚刚从川南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毕业，分配到芸川啤酒厂，一下就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大发展的洪流之中。

如今的芸川比六年前已是大变了模样。一排排林立的高楼掩映之下，笔直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街头巷尾人来车往，好不热闹。现在正是下班的时间，车流拥挤，人声嘈杂，这让战一杰盘桓在心头的温情里，陡然又升出了一种莫名的烦躁。这已不是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个小城了，几年的时间，她已由一个含羞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浓妆艳抹的少妇了。

路上车堵得厉害，杨小建顺着战一杰指引的方向，费了好大劲才找着芸川啤酒公司的大门。

芸川啤酒厂的大门还是原来老国营企业千篇一律的旧模样，门前那十几米高的塑钢大啤酒瓶依然破破旧旧地矗立在那里，彰显着这个企业曾经的辉煌。

大门前黑压压围满了人，车子被堵在了外面。杨小建使劲地摁喇叭，可根本没人听，更没人让路。

杨小建落下车窗玻璃，把头伸出来问正在一旁跷着脚向里看的一个小伙子：“前面是怎么回事？”

小伙子看了看杨小建，又扫视了一下车子，说：“奔驰呀，怎么，去厂里谈业务？”

杨小建点了点头。

小伙子靠上来，满脸幸灾乐祸的神情说：“闹了有一阵子了，说是啤酒厂的啤酒爆炸，把人家脚筋给炸断了，本来赔一万块钱算是了事，可不知怎么，说是让一帮黑社会给搅进去了，非要厂里再掏十万，不然就天天堵厂门。”

“怎么，这里还有黑社会？”杨小建笑道。

“有。个个都带着家伙，在芸川没人敢管。”

“公安局也不管？”战一杰问。

“派出所早来多少次了，他们一来，人家就撤了，可派出所一走，人家又来了。再说现在这世道，公安和那些光头都穿一条裤子，谁还真想管。”

“这不明摆着跟厂里过不去嘛。”

“谁说不是呢。保不准这是竞争对手下的狠招，我看厂里的领导也没啥辙了，这十万块钱是非掏不可喽。”

杨小建扭头问后面的战一杰：“怎么办？”

“看看再说。”战一杰道。

2

杨小建把车熄了火。他二人从车上下来，慢慢挤进了人群。

只见厂子的电动伸缩门关着，里面有男有女，大约十来个人站在那里。伸缩门外面，人群中间空出一个场子，场子里有五六个顶着光头的彪形大汉，抱着膀子叉着腰，正在冲着伸缩门里面的人指指点点，像是叫号或是叫骂。